



論馬恩列斯

解放社

解放社編

論馬恩列斯

目 錄

- 馬克思小傳……………恩格斯（一）
- 馬克思墓前演說……………恩格斯（一六）
- 馬克思回憶錄……………李卜克內西（一九）
- 馬克思回憶錄……………拉發格（六四）
- 一個工人對於卡爾·馬克思的回憶……………萊斯奈爾（九一）
- 馬克思是怎樣學習的……………M·格略塞爾（一〇四）
- 馬克思年表……………（一一三）
- 馬克思和恩格斯紀念碑揭幕典禮演說辭……………列寧（一一九）
- 紀念恩格斯……………列寧（一二一）

- 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而鬥爭的恩格斯……………曼努意斯基（一三三）
- 列寧關於自己的敘述……………（一七四）
- 列寧是俄國共產黨（布）底組織者和領袖……………斯大林（一七八）
- 論列寧……………斯大林（一八九）
- 關於列寧的逝世……………斯大林（二〇三）
- 列寧為創立共產國際而奮鬥……………雅魯斯拉夫斯基（二一〇）
- 列寧與工人階級底統一……………鄧格爾（二三五）
- 宣傳家的列寧……………潘克拉多娃（二五四）
- 摘自斯大林與德國作家魯特維格的談話……………（二六八）
- 斯大林與國際無產階級……………季米特洛夫（二七〇）
- 斯大林——列寧事業的繼承者……………莫洛托夫（二九一）
- 斯大林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曼努意斯基（三〇八）
- 共產主義底偉大理論家——斯大林……………曼努意斯基（三三六）

馬克思小傳

恩格斯

第一個給社會主義以科學基礎，因此也就是給我們這時代整個工人運動以科學基礎的人——馬克思，是在一八一八年生於特里爾。開始他在邦恩和柏林學法律，但不久就專門致力於研究歷史和哲學。當他在一八四二年正要成爲哲學講師的時候，威廉第三(Frederick William III)死後勃起的政治運動，使他一生轉向於一條不同的道路。萊茵省自由資產階級的領袖甘帕霍生、漢塞曼等，得他參加，於一八四二年秋，在科倫城創辦了『萊茵報』，馬克思由於對萊茵省議會的議事作了批評，引起了很大的注目，他被聘爲該報的主筆。『萊茵報』當然是在檢查之下發行的，但檢查並不能夠控制它。『萊茵報』差不多總是能夠登載必要的文章；最初他們對於檢查者供給一些不重要的材料讓他去刪除，到後來，他不是自行讓步，就是被第二天報紙就要停刊的威脅所強迫而讓步。如果有十種像『萊茵報』那樣有勇氣的報紙，他們底出版家不怕爲報紙排版而額

外花上幾百塊錢，那末在一八四三年，德國的報紙檢查就已成爲不可能了。可是，德國的報紙老闆們，都是些小氣的懦怯的庸人，只有『萊茵報』孤軍奮鬥。它把檢查員一個個都弄得一籌莫展；最後它遭受雙重檢查：在第一次檢查之後，省長還要再作一次最後的檢查。這樣也沒有效力。在一八四三年初，政府宣稱對這個報紙已無可如何，而不再多費麻煩逕予封禁了。

這時馬克思已與後來作反動政府部長的威斯特伐倫底妹妹結了婚，他流亡至巴黎，在這兒與魯格 (A. Ruge) 共同出版『德法年鑑』。他在其中首先寫了『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接着連續寫了許多闡發社會主義的文章。後來又與恩格斯合著了『聖徒的家族、駁鮑威爾及其信徒』，這是一篇對於當時德國唯心論哲學底一種最新發展形式之諷刺批評。

除了研究政治經濟學和法國大革命史而外，馬克思尚有足夠的時間乘機著文攻擊普魯士政府，普魯士政府爲報復起見，便在一八四五年春獲得基佐內閣允許，把馬克思從法國驅逐出境，看來亞力山大·胡堡爾特 (Alexander von Humboldt) 在這上面，是起了中間人的作用的。馬克思於是遷到布魯塞爾，在這兒於一八四七年用法文發表了『哲學底貧困』，是批評蒲魯東底『貧困的哲學』的；在一八四八年又發表了『論自由貿易』。同時，他利用機會在布魯塞爾成立了德國工人聯合會，並開始了實際的革命鼓動。當一八四七年他與他底政治朋友加入了那已經存在了

好幾年的秘密的「共產主義同盟」之後，實際的革命鼓動，對於他更爲重要了。同盟底全部組織，這時已根本改變；前此多多少少是陰謀團體的組織，這時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共產主義宣傳組織（它只在必要時才是秘密的），變成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初的組織。任何地方，只要找得到德國工人聯合會，也就有這個同盟存在；差不多在英、比、法、瑞士等國的一切這樣的聯合會中，以及在德國的很多聯合會中，領導分子都有這一同盟的盟員，同盟在初期德國工人運動中所盡的力量也是很大的。同時，我們底同盟，首先強調地提出了整個工人運動的國際性，並且在實踐中實現了它，因爲同盟的盟員有英國人、比利時人、匈牙利人、波蘭人和其他等國籍的人，而且它組織了（特別在倫敦）許多國際工人會議。

同盟的改選是在一八四七年所召開的兩次大會上實行的。其中第二次大會決定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兩人草擬一個宣言，闡述並發表黨的綱領的基礎。這樣就產生了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不久以前出世的「共產黨宣言」，往後這「宣言」便被譯成差不多一切歐洲的文字了。

馬克思參加了「德意志布魯塞爾報」，並在其中無情地揭破了祖國警察統治之歌舞昇平現象，於是普魯士政府又要求把馬克思驅逐出境，但沒有成功。可是，由於二月革命的結果當在布魯塞爾也發生了民衆運動，看來似乎比國也處於革命前夜，這時候，比國政府，就毫無忌憚地逮

捕了馬克思並把他驅逐出境了。同時法國臨時政府經過佛洛康^⑤邀請他回到巴黎，他就接受了這個名請。

在巴黎，他首先反對當地德國僑民所臆想的那種野心計劃：就是在法國的德國工人，組成武裝隊伍，以便藉其幫助把革命和共和國運入到德國去。因為，一方面，德國的革命必須由德國自己來實行，另一方面，在法國所組織的每個外國革命隊伍，事前就都被臨時政府的拉馬丁^⑥門出賣給這隊伍所要推翻的那個政府了。在比國和巴登就是如此。

三月革命以後，馬克思去到科倫，在那兒創辦了『新萊茵報』，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出版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停刊——這是當時民主運動中代表無產階級觀點的唯一報紙。這已經表示在它對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暴動，表示無條件的擁護的這一點上，爲了這點，使它差不多全體股東，都脫離了它。『十字報』指斥『新萊茵報』對於一切神聖事物——上自國王和執政下至憲兵，而所有這些，都是在當時擁有八千警衛軍的普魯士堡壘內——的攻擊，是『登峯造極的狂妄』，但這指斥並沒有效力；突然變得反動的萊茵省自由主義庸人們底激怒，也沒有效力；在一八四八年秋天，科倫的戒嚴法使『新萊茵報』停版了一個頗長的期間，但也沒有效力；弗蘭克府的皇家司法部對『新萊茵報』的文章一篇又一篇地要求科倫的法院檢察官加以檢舉，還是沒有效

力；在當局注視之下，『新萊茵報』繼續編輯和印行，它攻擊政府與資產階級愈厲害，它的銷數與聲譽，也就愈加提高。在一八四八年十一月普魯士發生政變時，『新萊茵報』每天在報頭上號召人民拒絕納稅並以暴力對付暴力。在一八四九年春天，爲了這點同時爲了另外一篇文章，它被控訴於法庭，但兩次都被判決無罪。最後當一八四九年在德萊斯登和萊茵省的五月起義已被鎮壓下去，當在集中與動員極大軍事力量之後，普魯士開始對巴登法爾茲起義，實行出兵征討之時，政府認爲自己的力量足夠查封『新萊茵報』了。於是『新萊茵報』便在五月十九日用紅墨出版了最後一期報紙。

馬克思又到巴黎，但在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的示威以後不過幾個禮拜，法國政府就要他選擇一條路：或是遷居到布里塔尼去，或是根本離開法國。他取了後一條路，流亡到倫敦，以後就住在這兒了。

一八五〇年，曾企圖用評論性的雜誌的形式，在漢堡繼續出版『新萊茵報』，可是由於反動的加厲，這一企圖永久就被迫放棄了。在一八五一年二月，法國發生政變以後不久，馬克思就發表了『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八五二年初版於波斯頓，一八六九年戰事發生以後不久再版於漢堡）。在一八五三年，他寫了『對科倫審判共產黨案的揭發』（初版於巴塞爾，後再版於波斯

頓，最近又再版於萊比錫）。

在共產主義同盟的盟員在科倫被判罪以後，馬克思離開了政治鼓動，一方面在十年內專心研究大英博物院圖書館所供給的政治經濟學上的豐富寶藏，另一方面又在紐約『論壇報』上寫稿，這報紙直到美國國內戰爭爆發之前，不僅發表了他署名的通訊，而且發表了他底許多論歐洲與亞洲情況的社論文章。他根據對於英國官方文件的仔細研究，而寫了反對巴爾美斯登勳爵的尖銳的文章，這些文章，在倫敦被翻印成了小冊子。

在一八五九年，出現了他多年研究經濟學的第一次的成果：『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部（柏林董克爾書店出版）。這部著作包含着馬克思的價值學說包括貨幣學說之第一次有系統的闡述。

在意大利戰爭期間，馬克思在倫敦出版的德文『人民報』上，一方面攻擊拿破崙主義，它在當時偽裝着是自由主義色彩並且假裝着執行被壓迫民族解放者的任務；同時他也攻擊當時的普魯士政策，它在中立的掩蓋之下，企圖混水摸魚。連帶着他也必須攻擊卡爾·福格特先生，這人在當時負着拿破崙皇子的使命，拿路易拿破崙第三的薪俸，鼓動德國的中立，甚至同情。當福格特把最可惡的有意的造謠誣衊加諸馬克思身上的時候，馬克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八六〇年倫敦出版）一書來回答他。在這部書裏，馬克思揭破了福格特與其他帝國主義偽民主的棍徒們底面

目，並且根據內部和外來的證據，判定福格特是被十二月帝國所收買。十年以後，這事被證實了：一八七〇年在獲萊里發現並為九月政府所發表的拿破崙僱傭人名單裏，在「V」這個字母下面寫着：「福格特，一八五九年八月，付以四萬佛郎。」

最後，在一八九九年，漢堡出現「『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卷）。這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它闡明了他底經濟社會主義觀點之基礎，以及他對於現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結果的批判底基礎。這一劃時代的著作，第二版出現於一八七二年；作者現正從事寫作第二卷。

可是歐洲各國的工人運動那時又強盛到這個地步，使馬克思能夠實現他懷抱了許久的願望：創立一個包含歐洲和美洲最前進國家的工人聯合會，這聯合會可以說，對於工人們自己與資產階級及政府，都活生生地顯示出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性，——使無產階級興奮和加強，使無產階級的敵人恐懼起來。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倫敦的聖馬丁會堂開了一個羣衆大會聲援當時剛被俄國所蹂躪的波蘭，這大會給了提出本案的機會，提案被熱烈地通過了。「國際工人聯合會」成立了；在大會上，選舉出了一個臨時總委員會；會址設在倫敦，這一屆總委員會以及直到海牙大會之前的每屆總委員會的靈魂，都是馬克思。國際（按即第一國際——譯者）總委員會所發表的差不多一切的文件，自一八六四年的成立宣言，以至一八七一年關於法蘭西內戰的「告會員

書』，都是由他起草的。詳述馬克思在國際的活動，就等於詳述『國際工人聯合會』本身的歷史，這『國際工人聯合會』仍然存在於歐洲工人的記憶之中。

巴黎公社之失敗，使國際陷於不能存在的境地。當它到處都失去了實際行動的勝利的可能之時，它却被推到歐洲歷史的前台上。同時，那些把它提高到第七強國地位的那些事變，又不允許它及時動員與實際運用它底戰鬥力量，因為不如是就怕要遭受不可避免的失敗，而使工人運動倒退幾十年。此外各方面還有些份子，企圖利用聯合會的如此迅速增長起來的榮譽，來謀取自己個人底名譽或虛榮，他們不了解或不顧及國際底真正處境。當時必須採取一種果敢的決定，於是馬克思又負擔這一決定之責，並把它在海牙大會上通過了。經過鄭重的決定，國際拒絕替那些巴枯寧主義者（他們乃是那些無理智和不純潔的份子之中心）底行動負任何責任。以後，由於在普遍的反動之下不可能滿足那些對它所提出的加高的要求，而且，爲着保持它的行動的全部完整性起見，除了付整批犧牲的代價以外（在這犧牲中，工人運動就不得不流血）再無別的可能——由於這種情況，所以國際暫時從政治舞台引退而把總委員會移到美國。結果證明這個決議是如何的正確（但在當時以及後來，這一決定是常常被人指責的）。這樣以後，一方面，使得當時和以後一切藉國際之名作無益盲動的企圖都被停止；另一方面，各國社會主義工黨間的不間斷的密切聯

系，證明了國際所喚起的各國無產階級利害相同休戚與共的自覺，即令沒有一個形式的國際聯合（它暫時變成了一種桎梏），仍然能够繼續前進。

在海牙大會之後，馬克思終於又得到了寧靜與空暇來重做他底理論工作，我們希望他不久就能把『資本論』第二卷寫好付印。

在馬克思的許多重要發現中（這些發現把他底名字刻在科學歷史上），我們在這兒只能敘述兩點。

第一、是他在全部世界歷史觀中所造成的變革。前此人們對於歷史的見解，都根據這樣的觀念，就是：一切歷史變動的主要原因，歸根到底，應當求之於人們思想的變動，而在一切歷史變動中，政治變動是最重要的，決定全部歷史的東西。可是這些思想是從那兒來到人類腦中的？政治變動的推動因素是什麼呢？這些問題，甚至還沒有被提出來。只有在法國歷史家和部分英國歷史家的新學派中，才產生這種信念，就是：歐洲歷史，至少從中世紀以來的歷史的推動力，乃是興發着的資產階級與封建貴族之間爲着爭取社會的和政治的統治權而進行的鬥爭。可是馬克思竟證明了，全部過去的歷史，乃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證明在一切單純的與複雜的政治鬥爭中，所爭的只是社會的這些或那些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而已，只是舊的階級，要保持統治

權，新興的階級，要獲取統治權而已。可是，這些階級是因爲什麼產生和存在的呢？是由於各該時候物質的、純粹可以感得到的條件，就是在一定歷史時期內所藉以生產與交換生活資料的那些條件。中世紀的封建統治，依據於細小農民村社的自足經濟之上，他們自己生產差不多他們所需的一切必需品，而幾乎不知有交換。戰鬥的貴族，給與他們以保護，使不受外界侵害，並使他們得到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結合。當城市興起，特殊的手工業和商業流轉（最初在國內，後來在國際上）隨之而興之時，城市資產階級也發展了，這種資產階級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在反對貴族的鬥爭中爭得了封建制度內的一個特權等級的地位。可是隨着歐洲以外的大陸的發現，成了從十五世紀中葉以來，資產階級得到了一個更廣大得多的通商區域，因此也就得到了發展自己工業的新的刺激；在最重要的生產部門中，手工業被已具工廠性質的手工場所代替，而這種手工場又被大工業所代替。此種大工業之所以成爲可能，是由於前一世紀的種種發明，特別是由於蒸氣機的發明，大工業反過來又影響於商業，排斥落後國家裏的手工業勞動，而在更進步的國家裏，建設起新的現代的交通工具——汽船、鐵路和電報。這樣，資產階級日益更甚地把社會財富和社會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裏，雖然政權在長時期內還未能染指，還仍然操在貴族和被貴族所支持的君主政權手裏。但到了一定的發展階段——在法國是從大革命以來——他們把政權也獲得

了，於是對於無產階級與小農就變成了統治階級了，從這個觀點看來，一切歷史上的現象，都可以用最簡單的方法來說明——只要對於社會經濟狀況有充分了解就行，而這種了解在我們底專門歷史家們之中實在是完全缺乏的：——而每一歷史時期的人的思想與觀念，也可以很簡單的由人們生存的經濟條件，由這些經濟條件所決定的這一時期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來說明。歷史第一次被放在它底真正基礎上了；這種明顯的但前此一直被完全忽視的事實——就是人們在能夠爭取統治權，從事政治、宗教與哲學等等以前，首先就必須吃、喝、穿、住，因此就必須「工作」——這明顯的事實在歷史上應有的地位終於被承認了。

可是，這種新的歷史觀，對於社會主義世界觀，是有無上重要的意義的。它指示一切過去的歷史，都是在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中運行的。過去一直存在着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而人類的大多數，是一直被處於艱苦的勞動與痛苦的生活中的。為什麼是這樣呢？簡單的是因為在人類發展的一切以前的階段上，生產還是如此地很少發展，以至歷史的發展只能在這種矛盾形式中進行，而且歷史的進步，一般的整個的說來，只由極少數特權階級進行活動。而廣大羣衆則仍然被處於苦境，要用自己底勞動，去生產自己底貧乏的生活資料，此外還要為特權階級經常增殖財富。可是這種歷史觀（它自然地合理地解釋了以往所存在的階級統治，而

過去則這種階級統治，是由人們性惡來說明的）也使我們得到這樣的一種信念，就是：由於現代生產力的如此巨大的發展，把人類分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最後藉口也已經消滅了（至少在最前進的國家應當這樣）；統治的大資產階級已經完成了它底歷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往前領導社會，而且已經變成了生產往前發展的障礙，這已由商業危機，尤其是最近一切國家裏工業大危機和狼狽情況所證明了。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移於無產階級，這一階級由於它的社會地位的一切條件，只能用消滅任何階級統治、任何奴役與任何剝削的方法來解放自己；而已經發展到了為資產階級所不能管理程度的那種生產力，要求聯合起來的無產階級去掌握它，那時就能建立這樣的一種制度：使社會的每一成員，都有可能不僅參加生產，而且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與管理，同時這種制度，經過全部生產的有計劃的組織，使社會生產力與其所製造的產品，增加到如此的多，俾得保證每個人底一切合理需要能够日益增加地被滿足。

馬克思底第二個重要發現，是在於澈底地說明資本與勞動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暴露：在現社會內，在現存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下，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是怎樣進行的。當政治經濟學一旦提出這樣一個原則，說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價值之源泉的時候，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下述的問題：「那末，僱傭工人所得的，不是他底勞動所生產的全部價值量，而不得不把價值的一

部份交出給資本家——這一事實，怎樣能與上述的那點相符合呢？」資產階級經濟學者和社會主義者都企圖要給這問題以一個有科學根據的答覆，但都沒有結果，直到最後馬克思才出來予以解決。他底解決如下：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須有兩個社會階級的存在作前提；一方面是佔有生產手段和生活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另一方面是被剝奪了這些而僅有一種商品（勞動力）出賣的無產階級，他們不得不出賣他們這種勞動力以獲取必需的生活資料。可是商品價值是決定於商品之生產，因此也就是商品之再生產所包含的社會必需勞動量的；所以一個通常的人在一天一月或一年中勞動力的價值，是由一天一月或一年中維持這一勞動力所必需的生活資料數量裏面所包含的勞動量來決定的。假定一個工人一天的生活資料，須要六小時的勞動來生產，或者用同一意思的話來說，它們裏面所包含的勞動，代表六小時的勞動量，這樣，一天之內的勞動力的價值，也將表示於包含六個工作小時的貨幣量上。再假定，僱傭這個工人的資本家，付給他以這個數目，就是，以他勞動力之全部價值付給他。這樣說來，如果工人每天給資本家做六小時的工，那他就把資本家底支出完全抵補了——以六小時的勞動，抵償六小時的勞動。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資本家是賺不到什麼東西的；因此，資本家就要把事情弄成別個樣子。他說：我購買這工人底勞動力不是只購買六小時，而是購買一整天，因此他就逼迫工人按照情形做八小時、十小時、十